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Illusions
Perdues I

幻 灭

—— [法]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 著 夏雪 / 译 ——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Illusions
Perdues I

幻 灭

—— [法]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 著 夏雪 / 译 ——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灭. 上/ (法) 巴尔扎克 (Balzac, H) 著; 夏雪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法国卷. 第5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33-4

I. 幻… II. ①巴…②夏…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1229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幻灭(上)

作 者 (法) 巴尔扎克

译 者 夏雪

责任编辑 王东生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33-4/I · 2203

定 价 57.60元(上下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卷 一

第一章	1
第二章	27
第三章	63
第四章	104

卷 二

第一部	133
第一章	133
第二章	172
第三章	178
第四章	187
第五章	194
第六章	200
第七章	209

第八章	216
第九章	220
第十章	228
第二部	234
第十一章	234
第十二章	241
第十三章	246
第十四章	251
第十五章	259
第十六章	268
第十七章	276
第十八章	283
第十九章	292
第二十章	302
第二十一章	308

卷 一

第一章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外省的小型印刷所尚未采用斯坦诺普印刷机与油墨滚筒。尽管安古莱姆依靠那儿的特产时常接触巴黎的印刷业，却一直用木机。俗话将印刷称为——“压出的呻吟”，正是由木机而来，这句话如今倒是不用了。城里落后的印刷所那时一直用皮制的球，被掌车工人蘸着墨涂到铅字上。准备铺纸上印，排满铅字的版子，放置在一个云石做的活动盘上，因此盘子被内行人称为“云石”。虽然这种机器十分简单，埃尔泽维尔、普朗坦、阿尔迪斯与迪多，曾用来印过很多美丽的图书。现在新式的印刷机随处可见，热罗姆-尼古拉·塞沙尔视为珍宝的旧式工具已被完全忘记了，我们必须重新谈一谈；由于那些工具在这则重要的小故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塞沙尔出生在一个掌车的家庭中。排字工用印刷业的行话把掌车工叫作“狗熊”。他们由墨缸到印刷机，由印刷机到墨缸，来来回回，一举一动简直像是关在笼子中的狗熊，那外号也许就是这么来的。狗熊则将

排字工称为猴子，因为他们整日忙活着在一百五十二个小格子中捡铅字。

在一七九三那灾难重重的一年，五十岁左右的塞沙尔已娶亲成家。全国大征兵差不多将所有的工人编进军队，好在塞沙尔年龄大了，结了婚，躲过了兵役。印刷所的老板，也就是行话中所说的傻瓜，刚死了没多久，留下一个遗孀，没有孩子，店内只剩下一个掌车的塞沙尔。无疑铺子很快就将倒闭了，孤单的狗熊无法变为猴子，由于他一直管印刷，一个字也不认识。一个人民代表急切地想分发国民公会的堂皇文告，不问塞沙尔能力怎样，就给了他一份印刷执照，征用印刷所。塞沙尔公民接过棘手的执照，用老婆的积蓄给东家的遗孀送了一笔补偿费，只用一半价钱买下印刷所的机器。但这算不了什么。共和政府的告示要如期交货，一个字都不能印错。

热罗姆-尼古拉·塞沙尔非常为难，多亏遇见一位马赛贵族，惟恐丢了田地不想逃跑，又怕掉脑袋不肯露面，不得不找份工作糊口。德·莫孔布伯爵换上朴素的工衣，成了外省的印刷监工。一些公民因收留贵族而处以死刑的告示，正是那监工由排字到校对，改校样，一手完成的；然后由担任傻瓜的狗熊负责印刷和张贴。他们竟一切顺利。

一七九五年，可怕的风暴已经过去，尼古拉·塞沙尔必须另找一个兼做排字、校对与监工的多面手。一位不肯对政府宣誓的神父取代了德·莫孔布伯爵，直到首席执政又恢复天主教为止。神父在王政复辟时代当了主教，在贵族院跟德·莫孔布伯爵坐在一条凳子上，这后面会提到的。

尼古拉·塞沙尔在一八〇二年仍然像一七九三年一样一个字也不认识，但挣了很多钱，有能力雇监工了。从前对前途毫不在乎的伙计，现在让手下的狗熊与猴子看到害怕。艰苦的生活终于到了头，吝啬的性情也一同出现。印刷所老板发现有机会挣家产，发财的想法令他对本行心

窍大开，变得贪婪、猜忌、聪明而狡猾。他凭借他的经验，对理论不以为然。他只需瞧一眼，就能够依照各种字体，估算出一小张或一大页纸的价格。他对一无所知的主顾说，大号的铅字成本高；如果用小号的铅字，他又嫌排起来麻烦。他在本行中对排字一无所知，最担心弄错，因此只接高价格的生意。只要是按时间计算报酬的工人，塞沙尔总会紧紧地盯着。有某家纸厂周转不灵，他买下廉价的纸张放起来。所以，那座不知道从什么时代开始就成为印刷工场的房屋，一八〇二年的时候就属于他的产业了。

塞沙尔不管在哪一方面都很幸运：老婆去世了，就有一个儿子。他将儿子送到本地的中学，目的并非让儿子受教育，而是给自己准备后任。塞沙尔对孩子十分严厉，想延长家长的掌权时期；假期让他在铅字架上干活儿，说他应当学会自力更生，以后便于报答辛勤养育自己的可怜的父亲。

未来的主教从印刷所离开的时候，塞沙尔听从他的指导，在四名排字工人中挑选一个颇有头脑而规规矩矩的人当监工。老头儿的事业就这样安排好，能维持到孩子接管的那天；当时铺子由一位很有本事的年轻人看管，一定能兴旺发达。

在安古莱姆中学上学的时候，达维德·塞沙尔成绩就很好。尽管老塞沙尔是由无知无识的狗熊慢慢地走到这一步，心下很轻视学问，却也让孩子到巴黎的迪多厂工作，去研究高等印刷，一本正经地告诉达维德不能抱着希望老家接济的想法，一定要在巴黎，在他看来这是工人的天堂，好好地积蓄一笔钱；由此可知，送儿子去充满智慧的国土留学是他采取的一种措施，以此实现自己的心愿。达维德在巴黎一面学印刷，一面进修，完成学业。迪多厂的监工成了一名学者。一八一九年年底，他受父

亲之命回家接管生意，离开巴黎，从始至终从没用过父亲的钱。

那时候尼古拉·塞沙尔的印刷所发行一份登载司法广告的报纸，那是省里独一无二的刊物，此外还承接省公署以及主教专区的印件。凭借这三桩买卖，一位积极的青年很容易挣一份可观的产业。就在当时，开纸厂的宽泰弟兄买了安古莱姆的第二张印刷执照。那个印刷厂向来被塞沙尔利用帝政时代战争灾难不断、百业经济萧条的局势，排挤得走投无路；塞沙尔为了当时的局势，也没有买下那铺子；这个如意算盘居然使得他自己的老印刷所最终一败涂地。那时候老头子听说以后暗自庆幸，认为应该由儿子来和宽泰弟兄进行竞争，不必亲自出马去应付。

他心里想：“我是无法抵挡的，但迪多厂培养的年轻人一定能做到。”

七十多岁的老头儿真想早早地退休，以便称心愉快地生活。他对于高等印刷知道得很少，对于另外一门艺术，工人们开玩笑称为“酒醉学”方面，却是一位高手。那门艺术，庞大固埃的了不起的作者当年非常看重，然而却受到了一些“节制会”的破坏，研究者日益减少。

热罗姆-尼古拉·塞沙尔不肯辜负自己的姓氏，一直饥渴难忍。妻子多年以来一直约束着他对“发酵葡萄”的嗜好，不得不适可而止。实际上那嗜好是由于狗熊们的本性，夏多布里昂先生从新世界的真狗熊身上也曾经发现过。根据大多数哲学家的看法，一个人年轻时期的习惯年纪大了以后则变得更为厉害。这一规律在塞沙尔身上得到了验证：他愈老愈爱喝酒。嗜酒如命的恶习在他的狗熊脸上留下了标记，让他的相貌和别人不一样：鼻子尽可能地发展，很像一个三倍卡农体的大写 A 字，满是血筋的脸就像葡萄叶，红中透紫，长着很多小瘤，一般还点缀着细毛；这副面孔就像秋季的葡萄叶包了一只特别大的鸡茛菌。两道粗粗的眉毛

就像两棵堆满雪花的小树，下面的小灰眼睛即使烂醉如泥时也非常有神，流露着一种无比贪婪的狡猾。贪婪毁掉了他的感情，包括父子的本性。光秃秃的头周围剩下一圈灰白的头发，并且有点儿卷曲，使人想到拉封丹寓言中的方济各会修士。他个子不高，大腹便便，像一盏耗油且光线黯淡的旧油灯。一个人不管什么嗜好太过分，都能够让身体朝先前的方向发展。酗酒像研究学问一样使胖子更胖，瘦子更瘦。

三十年来，尼古拉·塞沙尔一直戴着三角帽；那种帽子在当时很时兴，今天一些外省城市的鼓手仍然戴这种帽子。他穿着近乎绿色的丝绒背心与丝绒长裤、褐色的旧大氅、一双花色纱袜以及一双银搭扣的鞋子。塞沙尔这种布尔乔亚装束根本无法掩饰他的工人身份，但和他的怪癖与习惯十分相符，并且完全显示出他的生活，好像他是浑身装扮好以后出生的。我们谈起葱就会想起葱的皮，谈起塞沙尔也就会想起他的穿戴。假如老印刷商没有早早地显露出自己的利欲熏心，只是那次退休的过程也完全可以形容他的性格。

无论儿子将由十分有名的迪多厂带回多少学问和知识，塞沙尔只想和儿子做笔好生意，这个想法他在多年以前就产生了。老子想挣钱，儿子一定会吃亏。但在老人看来，生意场上无父子。塞沙尔先将达维德视为独生儿子，后来视为理所当然的受益人，和老子的利害有冲突：他要高价格出盘，达维德则要低价格盘进；所以儿子成了一个必须制服的敌人。由感情转为自私的整个过程，受过教育的人从来都是拐弯抹角，不能着急，还要假惺惺地进行遮掩；在老狗熊身上则开门见山，十分快速；他的举动表明狡猾的酒醉学比高深的印刷术强得多。

达维德回家以后，老头子用机灵鬼儿骗老实人的办法，对他像对待主顾一样友好，像侍候情人一样体贴入微：走路搀着他的胳膊，让他当

心一点儿，不要踩到泥；命令仆人给他暖被窝、生火、准备晚餐。尼古拉·塞沙尔次日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极力要用酒把儿子灌醉；他在饭后满嘴酒气地说：“我们聊正事儿吧？”这句话在两个饱嗝中间讲出来，声调很奇怪，儿子听后希望改天再聊。老狗熊一向最善于利用醉态，当然不愿意放掉这次很早就已经做好准备的斗争。他说自己挑了五十年的担子，一个小时都无法等下去了，明天便希望儿子来做“傻瓜”。

说到这里，或许应该讲一下厂房的情况。屋子由路易十四末期就开始办印刷所，位于博利厄街与穆里耶广场的汇合处。内部的分配向来根据行业的需要。楼下一间很宽敞的工场，街旁一排破旧的玻璃窗，后边院子近旁安着一大片玻璃榻子。一侧的过道直接通往老板的办公室。但印刷在外省一直是大家所关心的新奇事儿，顾客宁愿走铺面上靠街的玻璃门，不在乎工场的地基低于路面，进门得往下走几级。少见多怪的客人经过工场中的过道，从来不注意周围的障碍。他们看着吊在楼板上的绳，晾的纸，像花棚的顶，身子就撞到排在那儿的铅字架上，或是被支撑印刷机的铁棍将帽子弄到地上。行动敏捷的排字工由铅字架上的一百五十二个小格子中捡字，对照一下原稿，再看一看手中的排字夹，然后加上一根空铅条；客户紧紧地注视着他们，没有发现地上有大石板压着一令令湿乎乎的纸，这会绊倒他们，否则就是腰眼碰到纸架的角上；像这样的笑话使许多猴子和狗熊笑得前仰后合。尚未有谁能够顺利到达办公室。所谓的办公室只是两个破旧的亭子，在像洞窟一样的工场最里面，紧贴院子；监工与老板各占一方。后院墙上非常优雅地爬着一些葡萄藤，用老板的名誉来讲，有着一种本地的风光，能引起人的酒兴。院子最里面，在黑糊糊的界墙旁边有一个破旧的偏屋，那儿专门用来浸纸与整理纸张。那里还放着一只水斗，冲洗上印前后的版子，俗话说就是字盘；

墨汁与厨房的脏水混合起来一同流出去，赶集的乡下人见了认为确实有魔鬼在屋里洗脸。偏屋的一侧是厨房，另一侧是柴房。

正屋最顶层有两间阁楼式的屋子，二楼有三个房间。第一间是穿堂和餐室，除了简陋的木扶梯占去一部分位置，和楼下的过弄一样进深；靠街是一扇又窄又长的小玻璃窗，院子那边有个又大又圆的窗洞。四面墙壁刷成白色，寒伧破旧，完全表现出做买卖之人的小气：污秽的地砖从来都不擦洗；家具只有三把旧椅子、一张圆桌以及一个碗盏柜。柜子两边都有门，一个通向卧室，一个通向起居室。门窗都油乎乎的，已经变为暗黄色，屋里经常有一堆堆的白纸或者印好的纸；在上面能看见尼古拉·塞沙尔的饭后点心、酒瓶和菜盘。

卧室安着铅格子镶嵌的玻璃窗，从后院取光；挂在墙上的破毯子与外省在圣体节时挂在房间外边的一样。房间里摆着一张带栏杆的大床，床上挂着帷幔，铺着一条红呢床罩，另外带着床几；还有两张虫蛀的大靠椅，两把胡桃木花绸面的单靠，一张破旧的书桌；壁炉架上边挂着一座钟。这个卧室很有朴实的古风，充满了暗黄色调，本来是尼古拉·塞沙尔的老东家鲁佐大人布置的。

起居室曾重新被塞沙尔太太装修过，恶俗的门窗和护墙板都是理发师染假头发时用的淡蓝色；白地的糊壁纸画着黑褐色的东方景色；家具有六把蓝羊皮面子的单靠，椅背是竖琴式的；两个窗洞上边的半圆形砌得非常粗糙，没有挂窗帘，向外看去对穆里耶广场一览无余；壁炉架上没有烛台、座钟和镜子。塞沙尔太太没等装修结束就离开了人世，狗熊认为把屋子装饰得那么漂亮也不能生利，没有任何用处，于是工程就没有继续下去。

当时尼古拉·塞沙尔踉踉跄跄，领儿子去的正是那个起居室；圆桌上

有一份印刷所的机器生财的清单，那是监工按他所说的写的。他用手指了指文件，对儿子说道：

“孩子，你读吧，”尼古拉·塞沙尔的醉眼滴溜溜转着看看儿子，又看看清单，“我给你的印刷所才真叫好呢。”

达维德拿起清单读道：“一、三架木机，都由铁棍支撑，下边装着生铁盘……”

老塞沙尔插了一句：“这是我改进的。”

“‘……还有所有的用具：墨缸、墨球、纸架等，价值共为一千六百法郎！”达维德·塞沙尔读到这里，把清单放下，说道：“但是爸爸，你的印刷机都是旧货，连三百法郎都不值，只能当柴烧了。”

“旧货？……”老塞沙尔喊道，“旧货？……你拿好清单，我们一起去楼下，看看你们发明的烂铁车是否能比得上这些长期经受过考验的老机器！你看后绝对不想糟蹋这些实惠的印刷机，走起来就像驿站上的包车，永远都不必维修。哼，旧货！是的，正是这些旧货为你提供你以后的油盐酱醋！也正是这些旧货在你老子这儿用了二十年，让他有能力把你培养到现在。”

老头儿跑下有高有低、年久失修的旧扶梯，竟然没有跌倒；他走到过道里，把工场的门打开，朝第一架车子冲去。每一台机器都已经擦干净，也上过油；两根相互交叉的坚固的橡木轴也被学徒擦过了。他用手指了指轴梗，说道：

“这种印刷机难道还不惹人喜爱？”

车上放了一张结婚请帖。老狗熊把边框放下压住纸格，将生铁盘拉过来，盖在纸格上，拉一拉轴梗；随后将绳索放松，把生铁盘拖开，向上收起边框与纸格，动作敏捷，并不比年轻的狗熊差。车子启动时声音

很动听，比鸟儿撞到玻璃窗上飞走的叫声都好听。

“哪辆英国车子有这种气派？”老塞沙尔对儿子说道，儿子看后愣住了。

老塞沙尔朝第二架、第三架车子跑去，像先前一样轻快麻利地演示了一遍。酒鬼眯起眼睛发现最后一架机器上有一处地方学徒没打扫，大声谩骂了一番，拿起衣襟就擦，很像马贩子卖牲口，一定要将毛儿刷亮才行。

“只靠这三架车，你听着，达维德，没有必要雇监工，你每年能赚九千法郎。我作为你未来的合伙人，不同意你换用该死的铁车，把铅字磨坏。那英国鬼子——也就是法国的敌人——一心希望铸字铺发大财，你们在巴黎还为他的发明高声喝彩呢！哼！你们要用斯坦诺普！算了吧！一架斯坦诺普售价两千五百法郎，比我那三台机器加在一块儿几乎贵两倍，并且没有韧性，经常把铅字磨坏。我不像你学识渊博，但你必须记着：斯坦诺普和铅字是死对头。这三架车还能够用很久，做出来的东西十分整洁，这也正是安古莱姆人的要求。铁机也好，木机也好，金机银机也好，无论你用来印刷的是什么车子，总之他们不会多给你一分钱。”

达维德继续读道：“二、五千斤铅字，瓦夫拉尔铸字所出品……”读到瓦夫拉尔这个名字，迪多门下的高足不由自主地笑了笑。

“你就笑吧，你就笑吧！使用了十二年，字仍然很新。这才可以称作铸字专家！瓦夫拉尔先生为人老实，出售的字料子都很硬。在我看来，顾客最不经常去的才是最好的铸字铺。”

达维德继续读道：“价格约为一万法郎——但是一万法郎，爸爸，这样每斤相等于两法郎；迪多厂出的西塞罗，新的刚卖一法郎八十生丁。你那些钉头只能够当成旧铅卖，每斤才五十生丁。”

“嘿！你将吉勒先生刻的半斜体字、草体字和圆体字称为钉头！吉勒在拿破仑时代便开印刷所，造的字每斤六法郎，钢模是最好的刻工，我买了才只有五年，很多铅字仍然特别新，你看！”

老塞沙尔把几小格没有用过的铅字取下来让儿子看。

“我没知识，一个字都不认识；但我知道，吉勒的字体是你迪多厂英国体的祖宗。看这个圆体字，”塞沙尔用手指着一个字架子，把一个 M 捡出来，说：“这个西塞罗圆体还从来没用呢。”

达维德发现和父亲之间没有商量；或者完全接受或者完全拒绝，只能回答行还是不行。老狗熊用来晾纸的绳子也列入清单。最小的木夹子、木板、瓦盆、石板和刷子，全都列到项目中，像守财奴一样精打细算。机器生财，跟印刷执照与客户一起售价为三万法郎。达维德琢磨这个生意是否能做。

老塞沙尔看到儿子对这个价格一言不发，不免感到着急；他宁愿进行一次热烈的争论，也不希望儿子一声不吭地同意。碰上这样的生意，能争论的才最有本事，能够使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塞沙尔总是说：“对一切条件都答应的人，等到付钱的时候经常一个子儿都没有。”他一面揣测儿子的想法，一面将办外省印刷必须用到的破旧用具一件件地指出来，领着达维德看用来印零件的切纸机、上光机，称赞它们多么有用和牢固。

他说道：“工具从来都是老的好。印刷业的老工具应当比新工具值钱，工匠用来打金箔的家伙就这样。”

极其庸俗的铜版——大 V 字或大 M 字周围刻着婚姻女神、爱神丘比特、揭开棺材盖的死人，用来印戏报的刻着很多假面具的大框子，被尼古拉·塞沙尔趁酒意讲得有声有色，就像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他对儿子

说，外省人的习惯是与生俱有的，即使你给他们最好看的東西都不会受到欢迎。他，尼古拉·塞沙尔，曾印了一批历本，比《列日人》历本漂亮得多；谁料到人们宁愿买一包糖纸印的《列日人》，也不想买精致的新历本。达维德很快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现那些老古董有多么重要，卖价要比花了大量成本的新花样高。

“唉！孩子，外省和巴黎不一样。从乌莫镇来个人让你印结婚请帖，如果没有给他印一个全身裹了花圈的爱神丘比特，只像你迪多厂一样只排一个大写 M，他便认为自己没结婚，一定会将请帖退还给你。我认识几位在印刷界非常有名的迪多先生，但他们的新花样得再过一百年才会传到外省来。仅此而已。”

直爽的人做生意向来不行。达维德生性温和，总是感到难为情，不喜欢争论，一受到太大的打击便会妥协。他心地善良，并且习惯于老酒鬼的管制，更不能为金钱和父亲争吵；特别是他觉得老人家本意很好，那种贪婪证明掌车工人对自己的工具怀着感情。但尼古拉·塞沙尔先前从鲁佐寡妇那儿盘进印刷所，一共只用了一万法郎，并且付的是革命政府的钞票；机器用到现在开价为三万法郎，这未免有些太狠了。达维德说：

“爸爸，你这是在要我的命啊！”

“我生下你是为要你的命吗？……”老酒鬼向用来晾纸的绳子抬起手，，“那么，达维德，你认为执照值多少钱？一行广告收费五十生丁的报纸又值多少钱？上个月只凭这一行生意就收入五百法郎！孩子，你去翻一下账本，看一下省公署的公告及登记通知，市政府和主教专区的印件，总共有多少出息！你简直就是一个不愿意挣钱的无用之辈。将来送你上马尔萨克那种好庄园里去的马，你也会讲价！”

除清单以外还有一份父子二人合伙经营的契约。只用六千法郎买来

的房子，仁慈的父亲向新店出租，一年要收一千二百法郎的租金；顶楼上的两个房间，老人给自己留下一间。在达维德·塞沙尔没有把三万法郎付清以前，铺子所挣的钱父子平分；等款子全部分清以后，达维德才能算是印刷所的独资老板。

达维德琢磨了一下执照、营业额与报纸的价值，并不计算生财，认为租下铺子的本钱很容易支付，于是就答应了父亲提出的条件。老头儿对于乡下人的刁钻狡猾见得多了，加上对巴黎人的大算盘一无所知，看到事情这么快便讲定了，感到很纳闷。

他心里思忖：“莫非儿子在巴黎发了大财？要不就是他想不交钱？”

老塞沙尔怀着这样的心理问达维德有没有带钱回来，打算让他拿出来当作定洋。父亲刨根问底，使儿子产生了怀疑。达维德紧咬牙关，怎么都不肯透露一点儿情况。

次日，老塞沙尔让学徒将家具搬到三楼上，打算让返回乡下的空车拉回去。二楼的三个房间，里面空荡荡的，就这样交给儿子，印刷所也进行了移交，然而没有给他一个生丁来支付工钱。达维德请求父亲作为合伙人取出一些股本来一同经营，老印刷工就知道装傻。他说把印刷所交出去就等于交出了股本，不必再拿钱。等儿子讲出一些不可辩驳的道理来的时候，老塞沙尔的回答是，他从鲁佐寡妇那儿盘进印刷所时，正是这样两手空空地干起来的。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可怜的工人，也能够白手起家，迪多门下的高足一定更知道应该怎么办。况且老父亲不辞辛苦让达维德受教育，挣了钱，现在正是达维德取出来用的时候。

“你挣的工钱都干什么用了？”隔了一天，见儿子一言不发，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时候老塞沙尔又来质问他，希望探清真实的情况。

达维德生气地答道：“难道我就不吃饭、不买书了么？”